目　录

谢威同志题词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洪湖文史资料》序……邹其宋
悼新华日报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殉难烈士
……陈绍禹 秦邦宪 吴玉章 董必武 凯丰（1）
追悼本报保卫大武汉殉难同志……《新华日报》社论（1）
敬悼新升隆轮二十五位死难烈士……邓颖超（4）
周副主席在武汉失陷前后……李金元（7）
蒙难脱险记……【西德】王安娜（10）
一笔血账……于　鸣（28）
脱险归来……周秉权（31）
新升隆轮遇难烈士生平简介
……洪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32）
碧血染长江　浩气贯山河……洪湖县燕窝区志办公室（36）
洪湖抗日初期党组织建立之概况……王　颐（38）
新堤乡村抗日救亡工作促进会
……洪湖《工运史》编纂组（42）
武汉撤退……吴淞　徐炜（45）
田汉，冯乃超等同志新堤之行……魏光国（48）
抗战时期的洪湖……易沅泽（51）
荆河千古恨……陈华章　胡广香（5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罄竹难书累累罪……岳厚生　童大清（62）
日寇铁蹄下的新滩口……洪湖县新滩区志办公室（66）
“九·三〇”日机轰炸峰口访问记
……曹祥吉　王忠标　李功春（68）
虎口救亲人……彭同山　郭兆玉（71）
青松傲严寒……周新民　周凌云（74）
诗三首……杨时杰（75）
扑不灭的烈火……刘正洪（78）
在洪湖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的日子里……杨世朝（90）
巧袭新滩口三井洋行……洪湖县新滩区志办公室（100）

为组织沔阳县政府筹备委员会告全县父老书（1942年）
……沔阳县临时代表大会（102）
陶铸、杨学诚给王劲哉的信（1940年）……（104）
一二八师在洪湖……闵尚志（106）
采访王劲哉的回忆……冯英子（112）
我在军训班的一点见闻……贺　成（122）
崔家拐角痛歼日寇之战纪实……肖国禄（124）
王劲哉师长的抗日《训条》及其它……夏志芳（128）
王劲哉在沔阳地方的盛衰……黎树德（133）
一项未完成的使命……米暂沉（138）
我在旧社会的最后一段历史……王劲哉（141）
回忆王劲哉先生……孙仲铭（146）

重返洪湖……张执一（149）
水深波浪阔　难阻挽江澜……李人林（156）
披荆斩棘回洪湖……谢　威（160）

记洪湖抗日根据地…… 李蔺田（163）
张家坊反“扫荡”大捷…… 朱德源（168）
对日寇最后一次反扫荡阻击战…… 吕在柏（170）
洪湖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的形成概述…… 傅俊生（173）
鄂豫皖军区暨新四军第五师布告（1945年8月）… （177）
我和李克金…… 中国籍日本女士中泽一枝（179）
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县政协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
…… 洪湖县政协办公室（183）
编后语…… （187）

悼新华日报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殉难烈士

新华日报总馆及八路军办事处一部份同志于武汉撤退时，乘新升隆轮于嘉鱼附近燕子窝遭受敌机惨炸。新华日报馆潘美年，李密林，项泰，程德仁，罗广耀，陆从道，李鉴秋，胡炳奎，王祖德，罗仁贵，潘香如，季履英，胡宗祥，许厚银，李元清，易竟成。八路军办事处张海清，赵兴才，徐挺荣，伍高年，傅世明，韩金山，张清新，孙世实等壮烈殉难，同人等谨致沉痛之吊唁！

陈绍禹　秦博古　吴玉章　董必武　凯丰*

（原载《新华日报》1938年12月5日第4版）

---

* 凯丰，即刘少奇。

追悼本报保卫大武汉殉难同志

《新华日报》社论

本报在保卫大武汉工作中，除留一部分人员支持到十月二十五日最后一天外，其余工作人员及全部机器材料等物于十月二十二日乘新升隆船撤退赴宜昌，道经嘉鱼附近燕子窝

时，突遭敌机袭击，投弹之后，续以机枪扫射，全船被焚，乘船同人和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一部分工作人员及其他难民乘客均被迫落水，除一部分获救外，其余悉遭非命。本报为国殉难者计有潘美年，李密林，程德仁，项泰，陆从道，李鉴秋，王祖德，罗仁贵，罗广耀，胡炳奎，胡宗祥，潘香如，季履英，许厚银，李元清，易竟成等共十六人。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殉难同志计有：张海清，赵兴才，徐挺荣，任高年，傅世明，韩金山，张清新，孙世实等，壮烈殉难。

本报于接获惨耗之初，就都抱着无限的悲愤！当时因电文简略，只知潘美年李密林两同志确已遇难牺牲，其余详细情形尚待调查，故除对潘李两同志先于十一月二日本报为文致悼外，即一面去电慰问，一面即派人前往料理善后事宜。不久脱险诸同志先后来渝，始知本报与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同志牺牲者若斯之多，且船上资财亦全部损失，乃即一面设法抚恤被难家属，一面筹备追悼，以慰英灵而励将来。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战争，完全为退步野蛮之侵略战争，其目的在灭亡我民族，奴役我人民，割裂我主权，毁灭我文化。不知芦沟桥事变以后之中国已大非昔比；过去对立之政党已实行合作，过去分裂之政权与军队已统一于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全国军民不仅实行抵抗，而且坚毅支持，非达抗战胜利不止。中国抗战胜利之后，不仅我中华民族可得解放，而且亦大有助日本人民之解放事业。彼法西斯军阀为挽救其垂死之命运，故益发施展其极端残暴之兽行。本报坚主团结抗战到底之精神，素为中外所共认，日寇早已视为眼中钉，一切损失牺牲自更难免。

惟是本报产生于抗战烈火之中，自始即为抗战建国而努力，一切言行但求有益于国家民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死难诸同志，则忠于职守，忠于国家，死已无愧！在后死吾侪！则唯有继承他们这种伟大精神，誓死踏着他们的血迹再接再励，继续奋斗，以完成他们未竟之事业。

本报同人谨以至诚特向殉难同志家属，备致慰劳问候之意，我们深知殉难同志的家属，有如我们自己的家属，我们当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对殉难同志子女们底教养责任。

我们谨向社会人士，本报读者，对我们这次牺牲的关怀慰问表示谢意，并希望给殉难同志家属以帮助，这不仅可以安慰死者于九泉之下，而且可以激励生者为抗战建国继续奋斗。

本报同人又深知：本报此次在保卫大武汉中所受之损失牺牲，仅为全国巨大牺牲中之一部分，存则俱存，亡则俱亡，唯有争得整个民族之最后胜利，始有保障部分利益之可能。吾人于此，当益服从抗战高于一切，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努力于自己岗位的工作，以帮助争取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当此悲壮追悼会举行之日，本报同人敢缀数言，藉慰死难英灵，并所以鞭策自己而励将来。

（原载《新华日报》1938年12月5日第一版）

敬悼新升隆轮廿五位死难烈士

邓　颖　超

我们的热血在沸腾，
我们的心头在悲愤，
不须悲哀，
不须流泪。
燃烧起民族仇恨，
怀着一颗创痛沉重的心，
悼念新升隆轮上为国死难的烈士们！
敬致最崇高的民族革命敬礼！

×　　×　　×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血债要以血来还清。
在民族血债和灾难的面前，
大家那能再分你我？
我们必须团结一心！
坚持抗战到底，
赶走万恶的帝国主义——日本！

×　　×　　×

野蛮的倭寇进到武汉，
凶残的敌机各处横行。
残杀了中国优秀的儿女！

残杀了抗战英勇的斗士！

失去的是他们的肉体，

永生的是他们的事业精神。

李密林，潘美年，项泰，孙世实，张海清，赵兴才，等烈士的精神不死！

警告敌人，

勿狂欢得意。

炸毁了我们烈士和同胞的生命肉体，

但再也炸毁不了全中国人民已锻炼成的抗战到底的意志！

摧毁了我们的城市和江轮，

但再也炸毁不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团结一致！

失去的是廿五位烈士，

继续的有千百万的抗敌勇士！

× × ×

永远纪念着烈士们无比的英勇：

当船身已经烧了一半的时候，

在猛烈的爆炸中，

在焚烧的火焰里，

我们最可敬佩牲牺了的勇士——“李密林，赵兴才，徐挺荣，傅世明，韩金山，张清新等六同志，还沉着的立在舱面上，

“救火，救人，多数同志的不死，是他们之力居多。”[注]

这最伟大临难不苟的精神，

最无比的革命忠诚坚定，

最高度的爱人助人的友爱热情。

在神圣的民族抗战中，

你们用尽最后的一滴血，
用尽最后的生命力，
发扬着无尚的英勇，
交织着写下了可歌可泣，生动感人的光辉不磨的伟大史迹！

在保卫武汉的战斗中，
你们奋斗到最后，
在撤退后艰难的途程上，
继续奋斗到“死而不已”！
是抗战中最英勇模范的战士！
是中共的最优秀模范的干部同志！
永远纪念着他们啊！
永远学习着他们的热烈伟大精神！
誓为死难烈士复仇！
誓为民族雪耻复兴！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烈士们的精神长存永生！

注：从新升隆轮船脱险的李克农同志来信

（原载《新华日报》1938年12月5日第4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周副主席在武汉失陷前后（节录）

李金元*

一九三八年十月间，日寇从水上和陆地三面包围了武汉，武汉三镇危如垒卵。空中每天有飞机盘旋、轰炸，机关、店铺都关了门，人们惶惶不安。国民党政府的文官武将们早已南逃，躲进大后方的公馆、别墅里避难去了。可我们的周恩来副主席仍然坚持在这里领导武汉人民进行抗日斗争。

当时，周副主席作为我们党中央全权代表，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又是我党南方局书记，领导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还兼《新华日报》的董事长。在日军逼近武汉的情况下，他临危不惧，经常彻夜不眠，组织群众撤退、转移和输送党的干部和物资，组织出版了最后一期报纸。这一期报纸上面有由他口授的《暂别武汉》的社论。他一直坚持战斗到武汉失守前几小时。

十月二十二日，日军逼近，日本飞机在武汉进行了连续的轮番轰炸，形势已十分紧急。但周副主席仍指挥若定，于当天下午亲自组织了我党最后一批同志的撤退，并为同志们送行。这批同志是由李克农和潘梓年同志率领的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撤离时，他们乘坐通过关系租的“新升隆”号轮船，准备直抵重庆，由于“新升隆”号吨位小，报馆的印刷设备和纸张把底舱装满了，一百余人在船上显得很拥挤。这时，岸上几十名无钱购买船票的难民要求

搭船。周副主席告诉大家，一定要满足同胞们的要求，挤也要让大家挤上去。他亲自上船清点人数，腾挪位置，把难民接上船，安排就绪后，他又对我们说："我们从敌占区带出群众到大后方去，可以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增加力量"。说完，他和同志们一一握手告别。许多同志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新升隆"号徐徐开动了，周恩来同志一直站在岸上向同志们频频挥手，直到轮船远去。

武汉的形势越来越危急，剩下的同志一再催促周恩来同志早一点离开武汉，但他总是从容不迫地说："再等一等"。为了防止万一，八路军办事处留下的少数人，也从汉口日本租界大石洋行临时搬到了武昌。二十四日深夜，周恩来同志又要过江，到汉口法租界检查最后一期报纸的出版情况。司机王友许同志把车开到江边时，这里正硝烟弥漫，原来是敌机扔下一批炸弹后刚刚溜走，还可听到汉口东北面不断传来的隆隆炮声。跟随在周副主席身边的副官、警卫、司机都想劝他不要过江了，以免发生意外，但看到周副主席从容自若的神色，炯炯有神的目光，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这时，周副主席也觉察到同志们的心情，他说："共产党员干革命，应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说完他带领大家过江去大石洋行。这天晚上，周副主席一直看着报纸赶印完发走，并安排报馆几名工作人员动身南撤后才离开汉口。二十五日凌晨，大雾笼罩了武汉市，大街上没有行人，日寇的炮火已由城外向市区延伸，兵舰也从水上靠近了汉口。这时，身边的同志们都为周恩来同志的危险处境捏着一把汗，但他仍不顾同志们的劝阻，还要坚持前去武昌黄鹤楼察看他预先布置要刷写的日文标语。当他看到"武汉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坟墓"的特大标语，醒目地刷写在城墙最高处，没有错字、漏字

时，显露出了满意的神色。随后他才和同志们一道告别武汉，准备驱车南下。几个小时后（十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到中午时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就踏进了武汉三镇。

周恩来同志离开武汉之后，并没有马上南下，而是先到了离武汉不远的湖北省嘉鱼县的燕子窝，因为“新升隆”号驶至嘉鱼时，遭日机轰炸，造成很大伤亡。周副主席到后，对遇难人员的善后事宜作了妥善处理。接着他又听了李克农、潘梓年同志的汇报，并于当晚召开会议，重新部署了行动的计划。周恩来同志指示李克农同志率领部分工作人员南下到桂林市去组织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潘梓年同志任大队长，率领其余同志继续沿江西行到重庆去。

周副主席对我们布置完工作后，我们便分开走了。

---

*作者李金元，周恩来副主席的随员。本文节录作者回忆录，原文载《星火燎原》1984年第3期。

蒙难脱险记

〔西德〕 王安娜*

撤离武汉



1938年的王安娜

……（1938年）十月中旬，一个恶讯传来。中国南部最大的城市广州，遭日军突然袭击沦陷了。因此，武汉政府的各部门发出通告，命令在十月二十五日之前要完成武汉全市的撤退工作。剩下的全部车辆，连人力车也被政府征用。用于政府部门的撤退和运送伤员。

炳南和我出发的时刻逼近了。周恩来让我们乘坐八路军在汉口的办事处租用的汽船往重庆。这只汽船是载共产党机关报的编辑、共产党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的。

炳南继续担任周的“副官”的职务。在汉口，炳南完成了各种任务。周说他值得信赖，工作热心，很重视他。“炳南不但是我的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周恩来曾这么说过。

日子一天天过去，乘客名册上预定和我们乘同一只船的人越来越多。还有许多人不顾一切地找机会离开汉口，办公室的印刷机等搬往船上时，士兵们一直把守着。尽管如此，除了原定乘客外，还有约五十名“无票乘客”登船成功。数百名绝望的人，涌到江边停泊着的各条小船上，甲板上挤得水泄不通，后面的人不住地往船上挤，在船边的人几乎要被

挤到江里去。当船的人口挤得不能通行时，有的人便企图从船的外侧用绳索攀到甲板上去。

我们乘的船快要启航时，想不到来了一位外国乘客。她就是名叫简·尤恩的加拿大护士。几个月来，她曾在华北战线八路军那里工作，现在终于来到汉口。我们呆呆地注视着她。

简·尤恩对目前情况竟然一无所知。因为消息不能及时传开，人们虽然早已听说武汉“将要陷落”，但大概还不会想到形势会象现在这样紧张吧。如果稍早一点，简本来是能够经汉口往香港去的，现在这个时候，是完全不可能了！

“那样吧，我就坐这只船往重庆去吧”！简丝毫也不感到遗憾地说。

她并非有特别急着要办的事情。她本来是为支援加拿大有名的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受加拿大一个委员会的派遣而到中国，准备在中国住几年的。可是，她和严厉的白求恩在一起实在难以共事，现在正考虑回国。

十月二十二日，所有的机器、箱子和柜子等都已装上船。事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日军已经越来越逼近，使我们觉得面临危险。这一天下午，我们乘坐的这只满载乘客和货物的小船启航了。后来，每当我们回想起在这只汽船上度过的唯一的一个夜晚时，就好象置身于豪华的客船中一样。

遇　炸

旅行中常有这样抒情的描写：船驶离港口时，乘客凭栏向渐渐远去的风光如画的市街告别……。我们离开汉口时，却没有能够这样做，甲板上挤得密密麻麻的，要走到栏杆

边，除非从人群上爬过去。所以我们宁肯呆在小小的、在我们看来犹如安乐窝的船舱里。就这样，我们未能与这座注定要沦陷的城市作最后的告别。炳南在船上遇到了一小队八路军的领导人李克农。他略胖，人很和蔼。此外，还有两个在船快要驶出的瞬间才登上船的乘客向我们自我介绍说，他们是东北人，是被日本人从老家驱赶出来的。还有一个穿着八路军军服的青年，是周恩来的通讯员。

入黑之前，我们的汽船在离岸不远处抛锚。这里因为只有长江下游航行经验的老板（即船长）认为，对这里的情况无精确了解却要于夜间在多险的河流上航行，是行不得的。远处的天空中，可以看到火光和黑烟。汉口被炸后难道连救火的也没有了吗？

第二天早上，船行两小时后，再次停航。这次是李克农下的命令。这是因为前几天，日军对在长江上航行的船只进行了轰炸，只有那些停航、而又看不到人踪的小船，才能幸免。

日军飞机通常是在早上八点至九点之间开始行动，一直到下午两三点才停止轰炸。因此，我们便决定全都上岸，白天躲在附近的村落，到下午将近三点时再回到停船的地方去。只有舵手、周恩来的通讯员、几个哨兵和带着孩子的妇女留在船上。这些留在船上的人被严令，听到飞机声要立即就地隐蔽。

乘客们离开连呼吸也感到困难的狭窄的船舱，陆续上岸，哪怕是只离开几个小时也好。就象徒步旅行似的，人们三五成群地在宽坦的岸边步行，歌声遍野。

天气并不冷，我原先准备把皮大衣放在船上。只是因为我的大衣有几个口袋，很方便，而且我习惯将护照和一些钱

放在里面，所以才穿着。简·尤恩却把行李全都放在床上，反正下午我们便又回到船上了。

一片荒凉的景色，难以引起我们的兴趣。堤的那一边，是宽广的草地、棉田。农民们正在采摘已经成熟的白光闪闪的棉花。

李克农不安地仰望着蓝天。“早一点离开这个地方就好了”，他叹息着说。“每天只能够航行几个小时，怎么能走得远”！

一上午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李克农的不安消失了，他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他自己的惊险的经历。

中午时分，我们走进一家小茶馆休息。虽说是茶馆，其实只是一间板房，入门处挂着一张草帘而已。不过，店主倒是做了一笔好买卖。店主出售的食品本来就不多，这一下全部卖完了。为了准备点吃的带到船上，我还从一个老乡那里买了十几个鸡蛋，让店主帮我煮了煮。

到了下午，不久，几个“徒步旅行者”便开始向岸边走去。他们不习惯在户外新鲜的空气里东奔西跑，他们已经感到很累了，并且他们指望，趁现在平静无事，如果早点上船的话，船可能会比预定的时间早一些出发哩。在茶馆里，可以眺望到堤岸和船只。“我们殿后吧”李克农说。“等大家都上船了，我们再走”。

三点钟刚过，我们走出茶馆。正走到堤上，突然听见巨大的爆炸声响。不久，三架大飞机便在空中出现。

“糟糕！”李克农嘟噜着说。“全体隐蔽”！

在这块没有一棵树的平地上，怎么隐蔽呢？附近连一个土坑也看不到。要走到棉田那边，又太远了。飞机以令人惊恐的速度向我们俯冲过来。

“散开”！李克农叫道。“不要聚在一起，分散”！

只要对这种情况有过一次实际体验的人，就会明白，执行这样的命令是多么困难啊！不管是谁，遭遇危险的时候，如果身旁有人，不安之感多少会减轻一些，若此时只身一人，恐惧则会大大增加。我们设法至少在堤边的草丛中隐蔽。这时候，李克农喝道：“安静地躺着，不要动”！我躺在地上，仰望着天，眼看着恐怖向我们袭来。

炸弹投下了。飞机飞得很低，因为地面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威胁他们。几颗炸弹准是落在我们的船上。数分钟后，船上炎炎大火。“他们又来了”！不知是谁嚷道。

“快点跑到别的地方去，然后躺下，别动”！李克农喊道。“分散”！他三番五次地重复着。我们象落荒的兔子一样四散奔逃。

“你为什么不把脸藏到草丛中”？在离我身旁几米处匍伏着的炳南，小声地问我。可是我动弹不了，就好象中了催眠术似的眼睁睁地看着危险降临到自己头上来。我的惊愕几乎比恐惧更甚。离我不远的一个坑洼里，横陈着那个年轻有为的摄影记者的尸体。难道我也要死在这里，死在长江畔，紧紧地贴着丛生的杂草？

飞机的轰炸持续了三十分钟。飞机把全部炸弹投下以后，就以四处奔逃的人、从燃烧着的船上跳到河里的人为目标，用机枪猛烈扫射。等到爆炸的声响完全远去以后，我们默默地走到堤上，看着我们那只燃烧着的汽船。然而谁也没想到，我们的财物正在那里被烧成灰烬，那些无可代替的贵重的东西，可爱的纪念品……。

我们的船长因为这场轰炸，失去了夫人和四个孩子。

我们没有悲痛、默哀的余裕。李克农马上给我们安排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